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　　王　英

古之君子能謹於行一念之民惟在於修身勵志力學敦本而於事之違於義者毫髮不爲其行如此豈特人所敬愛而天必厚之俾其榮盛而豐顯也今之人與古

人則異焉姑以余所見者言之與余同時同游同筆硯者其人負奇氣俊爽而超越者固多矣然其間恃才而矜鄙吝而謟澆薄而狡者一時競相效習以善訟為得計趨公門取利為能事而於問學則漠然畧不加意彼皆沉抑無聞觀其行而獲報如此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陳祖紹烈余同里也其父祖皆敦實務德紹烈充庠校弟子質厚而性敏心坦而氣和探索經史孜孜不懈所謂矜謟縱怠好訟趨利則未嘗有之永樂中

貢太學益持謙勤六館之士咸推讓之至是以歷政大司冦著聲於時擢潮江常山知縣銅章墨綬燦然光華人皆羡之嗟夫綌烈之所以至此者非天厚其報歟人之立身能致其謹而不自流蕩為物所溺而虧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則庶幾其可矣綌烈既以其行之篤受職為大縣其往也必持己守正善其政以惠其民終始不渝則行益謹而名位必顯其獲報也必大一邑云乎哉予老矣叨祿

已三十餘年無補於時惟謹守其分竊思往者有所慨歎而嘉紹烈之為人故為道之以贈行且以示鄉人焉

送周學士赴南京詩序

聖天子在御之二年春開經筵簡儒臣學行之優者進講經史自少傅楊公士竒而下凡十有五人而翰林侍讀周君功叙其一也功叙所陳説皆嘉言正論多所啓沃其賢簡在聖衷久矣比言事者謂南京六部法司正佐官多未備上是其言以監察御史齊韶為刑部侍郎

大理丞廖莊為少卿又以功叙為侍講學士俱馳傳往南京三人皆上所簡擢也惟學士清華之秩非他官可比職在典詞命論思獻替朝夕侍上左右於功叙固宜矣然南京翰林久未置學士以屬官權署位卑望輕人皆易視之上所以特命功叙輟經帷之講授學士之職以為詞林之重也其任豈不專於他官乎功叙行端而學邃文章之作典則宏奥足以鳴國家之盛南京縉紳大夫莫不以為具膽而知學士之重如是哉永樂初予

以選入翰林與今吏部尚書王公行僉同官至學士同拜侍郎同功叙侍經幄而予以迂踈不能與時俯仰為人所嫉忌出理部政禮文事煩勞勤朝夕安得如功叙受恩命之榮為詞垣之長乎既深有所歎羡而又竊思之功叙之尊先大夫岐鳳先生明經博古自邑校官累陞博士紀善終職方員外先生教士有師範諫王有箴戒為職方多有所建明聲望卓然功叙之學得於家訓而官至學士焉蓋善繼先生之志也予辱交於先生與

功叙游非一日其行也不可無言而行人司正尹昌待詔鄒循徵能言者賦詩為贈屬予為序知功叙莫予若也遂書以為諸作之引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圡翁為莫逆交圡翁鄉前輩嘗為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寛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

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叅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静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寛和而有則其心専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至於臨大政决大疑衆皆争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與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

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涵温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茍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揚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

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績文稾授予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没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刑一日不

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余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抆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贈陝西按察使王君千之赴官序　錢習禮

朝廷簡賢以任官固皆欲宣昭化理惠安黎元以成天下之治然内外百司各專職守不敢出位遂其志而達其所欲為惟在内各道監察御史在外諸按察司任天

子耳目之寄事無鉅細知之得以言之言之得以行之而無出位之嫌故士君子効用於世者多樂居其位而行其志焉朿鹿王君千之以四川道監察御史用大臣薦特授陜西按察使命下之明日屬丁家艱懇求去官以居喪不賜允許俾歸襄大事以至京出璽書而諭遣之一時僚友相與要言以為贈葢君自少有美材刻志務學挾其文朋試於主司聲動場屋占名居羣士之右及對制策褎然高第同升之士多以為莫能及超拜御

史沉毅清苦雖貴勢不敢撓之以私理民之訟簡覈閱實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未嘗倚法以求情增辭以成罪鉚罰皆麗於事號稱明允是君決科為名進士居官為材御史固宜出入禁闥侍近廷陛謇謇諤諤揚憲軌儆官邪為邦國司直之臣夫何一旦輟文右之班膺臬司之寄而出補外任哉蓋陜西壤地濶大政務浩繁而牒訴填委非奇材偉器聞望夙著者不足以表正諸司而震肅一方君其往踐是任予知風采揚厲威聲赫然郡

縣邊鄙之吏民藩夷聚落之少長莫不懽然以歆羡怗然而慑服相與稱臺憲激揚以舉其職國家任使之得其人斯無負皇上委寄之德意而公卿大臣實以是而屬望於君矣因贈以序而致其勉焉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立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

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麾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户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於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歎息曰此前

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絶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

通與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
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
倫弗得不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
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
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
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
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
德太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

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　有偉石生義激於衷陳厥悃愊徹聽宸聰帝曰釋兹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貂璫爰及儒紳合詞讚頌卓哉斯人棫樸

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薪翹脫奏功惟初倡議衆且望
望爰播頌聲能弗訛額三事道均云胡弗尊玆焉弗篤
慚負聖門師道皮圯延平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玆左
右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羣木
蔽之貢珍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
科斯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送許太守還任河間序　曾鶴齡

士於宦途早歷艱關險阻而後底於平夷者其智慮益

明其事體益熟其於建勲立業易得致也臨邑許君彥剛永樂中擢禮科給事中已而調兵工二科最後又陞户科左給事中宣德五年被舉出為太平太守積二歲丁艱還服闋復授守河間今年春則自河間而來考績書最得命還任工部主事趙某與君同鄉合所知求文贈行惟贈者增益之義也計君仕宦所歴靡所不習練尚奚贈為雖然予嘗知君不能為君嘿也方太宗臨御時朝廷紀綱法度樞機範圍悉自六科出納甚嚴且密

毫髮不敢有違違則譴咎立至矣君歷諸科積十有餘年恪勤自守未嘗以措其身於有過之地及往太平官則高矣美矣而其地在蠻鄉瘴土山水險惡氣候不時南士習居猶可北方往者十往九不得還其吏風又殊未易化服君獨更兩寒暑休休然得其民吏心而後來還於戲此非天俾君老練其才而用之於今日耶河間在畿內去京師不遠風土既善民俗亦號易理苟有能者施以其政鮮不翕然稱治而況君乎況君為之已有

勞效乎或者曰豐年則易治歉歲則難為所在皆然也許君今還河間雖善理如嚮者水何噫是豈知言者哉昔堯有九年之水其臣勤而撫之奏庶艱食者禹暨稷也天下卒大治以今君之河間雖昔人可庶幾焉何勲業之不可身致哉君去予見君能拯民之溺而置之衽席之上矣

送四川按察使陳公之所治序　林誌

十年春予會試禮部時東莞陳公以知滁陽軍兼揚州

府太守入為同考官予忝厠名多士之列因獲拜焉而識公知揚與滁治行第一有詔增秩賜金及振鐸桂林陞教國子生文章德行之大槩體用蓋彬彬然比承乏詞垣載筆兩京往來道路間公在滁察登耗以均徭役剔姦蠹以扶善淑明學校緩刑罰大者數事而滁人借留愛敬若父母未嘗不歎曰真儒治效固當爾耶歲在癸卯猥承上命司文衡京闈則公適以考滿來京登剡幣聘相與同寅校文圍棘聯房語次欵洽則知其純正之

學精明之識正大簡易之守穆如清風盎如醇醪炙之者宜隨深淺而皆㤀況如余素懷景仰之私哉今年春公以三最登銓陞為四川按察使朝列曰公忠信人也宅心平易廓無畦畛不以喜怒為好惡其與人色無假借夫牧守徑情以行而惠愛在中然則以任風紀豈必皦皦諤諤方稱所以激揚者乎政宜以治滁者推而行之耳予聞麟儀儀鳳師師未嘗鷙獰是尚也而飛者走者莫不為之先後盖士有德威明德而其畏明之效特

異豈非公有焉方今昇平日久吏稱其職民樂其業朝廷近遣廵撫之使風厲海宇而旌别淑慝玉石已粲如爾然則司一道風紀得賢憲使如公以振翕之者四川之人抑何幸哉公至是行從事之舊咸來徵文予荷識公之陳而喜其大用也故為叙之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

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蔀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慼悦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謡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予友王韋菴永樂中為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甞坐擅發官廪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塡道又甞遣疾幾危民

徬徨奔走以香爇膊禱於神謁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摭其善政為歌謡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為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予所目見者也及出為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寃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劬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悦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

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摧其舟不得行乎適與君邂逅於檇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為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吏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為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

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偽以為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蒞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咸聽於司馬門經時閱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申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

於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瓛君之婣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予辱與君有僚寀之好故因瓛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進士第博學善屬文韋菴其別號云

送徐拱辰膺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聖人說之子路強人所未能而聖人惡之聖人之欲人務

實也如此哉且學古入官古之道也既學矣尚不肯仕況不學乎為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小大緩急之序有施為節目之詳體段具在章章可考必讀而後知講而後明其造詣也真其存養也熟事物之來隨而應之無難事矣不學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事譬之操舟者無楫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乎而世復有讀書數千百卷操觚吐詞出入經史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及分職授事牽制掣肘無一字可用鄙夫俗吏從事筐篋簿書

者得貲是以藉口曰是儒者也是讀書能文章者也噫世謂儒者大言無實莫適於用正坐此等輩爾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徐君拱辰質美嗜學為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議論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經術教授鄉里取給養母澹然無仕進心朝廷下詔求賢當路者以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蹙然曰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能何以治人是舉非知我者直厲我爾或曰有位者似君苦不多見君言

復爾他人若之何哉適丁内艱未果行甫服闋促檄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予處其師友間來徵言予謂拱辰懷可仕之才而志如漆雕開之未信負多學之美而慮有子羔之失讀聖人書若是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朝夕方將展布四體以行其有用之學斷不為大言無實之儒牽制掣肘以貽鄙夫俗吏之訾詆也較然白矣

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周叙

聖天子嗣登寶位初廬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詣闕上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諸堯舜之道越十有一年又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申創業守成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為致仕訓導歸老於家并給實楮以行於戲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逢可謂盛矣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來也其家庭骨肉尤不欲而先生浩然之志益壯嘗過予白其故予曰先生年已七十不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

來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欝之心曷由紓乎况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也今蒙恩異縉紳士大夫莫不為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惟彭氏吾廬陵大家唐宋迨今代有聞人先生平生服勤道義孝親有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姻戚極往還始終之誠博學強記為文章粲然衮衮不竭中歲遭家多難遂不及仕而其愛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故既老猶惓惓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之故

哉古者士大夫休致恒處閭塾以為子弟師聖諭所云得不欲褒寵之俾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為之幸者令子承方膺薦登仕途盡報稱之心所以為先生之榮者將不止此也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免夫移文矣

贈吳先生還家序　　李賢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之茍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為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謬於是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謬不著不察惟

學者能知斯道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為然雖聖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祥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吏部時凡有

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游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内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朝廷遣行人齎璽書幣帛往聘於其廬既至京師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即拜左春坊左諭德名至文華殿從容顧問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

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請復賜之璽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月供廩餼冀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聖心眷望如此其盛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相尚而使貪夫廉懦夫立為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曰小補之哉予既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深造

自得之樂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者乞予言以贈嗟夫予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不能已焉耳是為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曰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家居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以名堂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

惟大君子賜之一言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太祖高皇帝微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地瘞帝之考妣則今皇陵是也帝得天下之後念侯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為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為祠祭署丞孫鏞繼之曾孫謹復繼為奉祀京復繼為祀丞卒皆淳雅端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雖繼為祀丞乃以世德名堂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

乎人之濟人者與人之濟人所濟者不過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於身於子孫若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侯之功德者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修其德簪組相承媲美於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送大叅程君赴任山東序

蕭鎡

給事中黄門職也方今禁近之最清且要者莫踰焉蓋非獨封駁章疏而已政治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天下國家之大計至若人材之進退錢穀之出入刑名軍務之便不便皆得以條陳之或有大姦慝則相率論列於廷聖天子往往虚心聽納而當時仕於朝者亦皆知其為公論所在莫不望而泯其匪僻之心其為清且要蓋如此也予不皆相接獨素所厚者二人焉其一崑山葉君

盛其一休寧程君信也程君長吏科葉君長兵科二君皆磊落奇偉有所見未嘗不言有所言未嘗不盡必求稱其職而後已一時士論多歸之頃予教國子國子散地也予又寡交際在朝雖異時常所往來者非有事不至二君乃數辱過予予於是不獨歎二君之盡職且高二君之義以謂不可得也至是皆以薦有叅政之命程君得山東葉君得山西予方資二君以自慰而二君遽棄予去心甚惜之而或者過予為非是以謂方今明天

子宵旰求賢以充庶位尤以方面為重二君皆簡在帝心者今日之命所謂選擇而使之者也夫山東西京師股肱郡也而二君所理皆邊備誠國家之所急二君既平日切切以為言其得不一動其心為上理之耶致功業之隆膺廟堂之擢端在茲行也予奚遽戚戚其去哉予有愧乎其言蓋予所惜者私情也或者之云公義也不敢以私情妨公義故於程君行諸同寅請文為贈因不辭而次第其所聞者以覆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初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莅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泌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曁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竊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

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效盖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

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説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内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彛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

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
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
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
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
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

如何於人勝天小事大而有待於天勝人大事小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巳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䟦尾序䟦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没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雎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

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餘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若乃

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懐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絶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

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省菴集序

錢溥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旨哉斯言蓋即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為文而文成音者詩也茍詩書工矣而行不副設錦覆阱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飾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高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易

其言也如是夫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潤少負材雋即肆力於古學為士林所推重既長歌鹿鳴入太學取四方豪傑士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修史於內閣又得天下諸儒碩彥校之而氣益充材益贍焉陞守廣信予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闢風雨時旄倪熙熙然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然金君亦以予同史事之雅出郊遠迓至其館亟持所輯詩文若干卷以其所自號名之曰省菴集者乞予評之其詩冲和簡亮詞

工而體備文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整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百世尚可知其政況今目擊而親見哉雖然此特施於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達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蓋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送曹尚書復任序　　劉儼

士夫貴涵養者涵養之久則德性堅定知慮精純言行操履正大篤實出而居大位任大事豈惟不動心哉且

有執而不變也今之涵養於官莫如翰林優游文翰之場沉酣詩書之府所聞者聖賢之言所習者聖賢之行於凡錢穀簿書之事機械變詐之巧一無所動於中而其養純矣故前後自翰林出者率非尋常可及冢宰六卿之長而百司庶府所由銓衡者也位之尊任之重莫加焉而今南北兩京凡三人皆出翰林泰和王公自翰林學士句容曹公自翰林編修盬山王公自翰林庶吉士三公者皆表然以德行文章政事為大臣稱首時與

共事者數人多以故謝事去而三公獨巋然信乎當大任能不動心而有執不變者也或曰曹公在天官最久於銓衡事最習且善掌部事於南京似若未究其用者予曰官莫難於獨任事莫難於獨斷今南京事必決而後驛聞非曹公之賢且能而又習也欲定可否而決於一人吾恐事成於下而人弗服事聞於上而君弗孚其何以膺銓衡之重而成兩京之治哉且古之大臣所以成贊襄之功為德為民耳為民者貴乎達其情也公家

句容去南京纔數舍故老舊交相接而詢焉因以得利病而興革之不猶愈於上下之情邈然不相通乎然則今之獨用於南京者乃所以為他日大用之地也公以三載考績朝京師復任侍御諸公為求言予因慨涵養同於公而其材其用若相懸焉故特頌公之美亦以自咎云

送程御史歸省詩序

正己以正人凡有位於列皆然也况以一身綱紀乎百

司振肅乎郡縣而又繫乎人材風化之本原而可不帥之以正乎彼以鷙猛擊搏為威使人心膽戰掉不敢一出言一舉足為非妄事而曰我能正乎人吾恐其特一時畏威強服之耳退將聚而咻之其故習自若也謂之能正人可乎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謂是爾監察御史寧國程公嘗奉命提督北京畿内學校之政曰以風憲督學政威克愛則人不親愛克威則人易狎其可以化導之者身先之耳於是端表

儀以師之推所得以教之嚴條約以整齊之有不率者然後刑以威之未幾化服翕然且尤以教之興廢繫師儒之賢否又旁求儒碩以補訓導之缺由是學政大修人材輩出天下督學政者公為稱首一日朝廷詔大臣議勸賞而或徇私者公曰御史豈直督學政哉天下事知無不言今若此使緘默以容如廢公議何乃連章發其人皆伏罪權貴為斂手昔人謂臺憲生風蓋自是始一見也時論快而難之及是九載考最吏部例當陞公

曰吾之所以教人率人者忠與孝也祖宗墳墓在寧國不拜祭者已數十年今不歸祭掃遂使得大官如虧於孝何迺兩上章始得請以行時論益快而難之嗟夫學校所以成人之善而能使人化於善抗章所以論人之過而能使人受以為過是非正已者不能也至其奏績當陞官在他人將汲汲欲得之有不得則乞哀昏夜遲留數年不一歸其鄉而公獨超然去彼取此是又見其養之素純守之素定孰輕孰重灼見於心胷凡正已以

正人者一自其中發之而非徇外為人者之比若程公者其殆揚雄氏所謂大器者歟予與公交最故知最深故於其行也既合公素所游者十人分韻賦詩贈之且述公言與行之有足為世重者為之序云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羣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

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畧見於此書蓋開封太守西蜀黄瓆公瑾之所輯録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鋟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

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夫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昜幸相與勉之

劉忠愍公文集序　　彭時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葢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為

為文之至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强言者竊竊然以靡麗為能以艱澁怪僻為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為文哉以是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諱球字求樂世為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英皇經筵預修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

講其在翰林雖以文章為職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之
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奸下獄直詞勁
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驗事益彰
聞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典此公始終之槩也
跡公平生志於道德者乎而於修辭亦苦心極力期與
古之工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
有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
非有德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没後二十有

八年其子廣東叅政鉞淛江副使釪相與類集公文録梓以傳屬時序之時於公為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為重惟公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怪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於忠諫其精神耿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盪摩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為商敦周鼎而寳重之雖微予言可必傳於世無疑也魯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於戲

公之不朽其在是矣况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為之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於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蒲山牧唱集序

蒲山牧唱者蒲圻魏公自名其詩集之辭也公名觀字杞山號梅初生丁元衰晦跡蒲圻山中吟詠以自樂入國朝仕且顯矣猶不忘隱居時事故自名其詩以牧唱

而繫之蒲山云曾孫銘將刻諸梓屬予序予聞人生感於物而後有言言之成文而有音節者為詩詩足以宣人情之欣戚體物理之隱微極古今事變之得失而格有高下詞有清新古雅富麗平淡之殊皆繫乎其人之所養與所學何如也學博而養正詩有不工者哉吾聞公之隱蒲山也遭世艱虞不忘講習其學博通五經諸史以元季非可仕之時故不仕我太祖高皇帝下武昌聞其名而聘之既至授平江州學正累遷至翰林侍讀

學士侍皇太子及秦晉楚諸王授經遷國子祭酒與詹
公同宋公濂俱乞歸既行復名還上親御奉天門賜宴
倡和以為樂後奉命治蘇州豪民之不法者陷於誣以
死既而上悟抵誣者罪復以禮遣柩歸塟武昌特賜諭
祭諸王亦致祭焉觀上之所以寵待隆厚終始而不替
則其賢槩可知已况能進退以禮不以富貴利達繫其
心非素有涵養其能然邪夫所養所學如此故其發於
詩也用事工體物切意思深婉而格調高古足以儷盛

唐而追風雅至於應制諸作壯麗和平尤足以鳴國家之盛其可必傳於世無疑矣矧有賢孫曾為之惓惓表章如銘者邢銘家學有傳初任戶部主事坐累乃外補揚州府通判以康謹稱其顯揚先德將有在於詩集之外者因併書於篇首以為之徵云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濬弟灝與國人共殺琮以聞明年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

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充正副使往冊瀾嗣為安南
國王使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作奉使安南
詩卷贈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夷地也我太
宗文皇帝以義取之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
以行仁敷而德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
南壤地連二廣者聞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絕
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懐珠合浦
上降旨詔責之即首伏請罪蓋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

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況重以皇上神謨廟筭馭夷柔遠之得其道耶乃者廣寇作孽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邊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為王師將有事於彼舉國震疉踰月而始定蓋印即文皇弔伐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威矣而豈皇上光昭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以文學位望當妙選王君以侍從之良副是行吾知海濵酋長當恩命之自天其將以昔者畏威之憂移而為

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也必矣於是既書此為序復為四言一首用申告之其辭曰維帝之仁興絶繼世禁亂誅暴斯帝之義維義所加仁則在是嗟爾南人勿怠勿忘勿為玁狁勿為鬼方爾惟虞芮曁爾越裳使車閶闔恩言是宣交人感慰抃舞而前專對之餘為我謝焉

大學要畧序

洪寛

大學要畧一書元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

烝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小學之教蓋已立矣逮吾夫子之聖繼羣聖之統以教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啓迪以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之作為傳義以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為章句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彰彰明

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遡其傳義由傳義以明夫
聖經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翦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由之
而造乎大道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有元
聖道淪湮魯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墜緒歷
覽聖經旁通傳註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
之方以開示後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臧雖庸人孺
子皆有以知這便是明明德新民之說這便是止於至
善之謂這便是格致誠正之方這便是修齊治平之理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洞然昭灼夫豈復有餘藴哉是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逮我皇明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勅提督學校停驂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沉潛考訂更互演繹補其闕畧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黌宫而觀聽者亦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寛叨領郡寄學校所當先也於是謀於同寅桐江聞君孟剛

京口陶君茂各捐俸鋟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奧義孰有以得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寬於是忘其固陋叙其歲月於刊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篇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

明文衡卷四十四

明文衡卷四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跋

恭題豳風圖後

宋濂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

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

用心也恭惟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温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特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恭跋御製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在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奐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名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

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天厨竒珍内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跽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如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

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赬頻覺精神飄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詞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敧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勑給事中臣善等賦醉

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籍父師
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
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
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夐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
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

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貽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厲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歆為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

敢竊援斯義礲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題司馬公手帖

右司馬温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為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

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黄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黄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為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

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為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熈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為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謂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為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頼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閲此帖

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王羲之真蹟後

昔年危内翰太樸出示野皃帖且云别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谿劉會孟評之謂如蘭亭裹鮓尤為佳絶濂恨未之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贄須谿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夐然不侔鄱陽劉彦昺

最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辯固自有異哉須谿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别謾并及之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顯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

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熈之號若九日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邪其説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黄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

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邪姑衆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胡翰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於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於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灑然見之翰墨間

宋以來二百年矣葢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吕氏者魯公之孫葯至今寳藏惟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即熟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惟公歌詠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鞠歌行下哉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劉剛之所作也剛

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甞叙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爲宋鐃歌傳誦縉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横發音節鏗鍧則得之潛谿又將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谿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於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

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洸洸乎如在短簫鐃鼓間不知其為衰颯也

范賢良帖後跋

范公茂明世家香谿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内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禄為可慕公卿之薦引為可階其於

聖賢之學如饑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為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幃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為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沖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靡於世之塵鞅敝於末習之襞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為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為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太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

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為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

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寘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偏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

搏撃蜚走以食曰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呴呴嫗嫗

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懐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余言

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於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隣訐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

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為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衒外以為觀也今之揭於軒標於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於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

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於庭而睿聖之名垂於後若是故歌詠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彦勒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絶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躭觀之至於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

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而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書代祀馬援頌後　　王禕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横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蕆事蓋以遂事為之也廉還白於廷臣或謂非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頃具言修援廟事上曰援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為之修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韙之謂廉善為使云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為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於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固所不

敢逃也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摽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於鄉教人接物

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
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
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
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
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
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
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
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

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郡中詬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擕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堯所為辭章凡近纖

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為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為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明文衡卷四十五